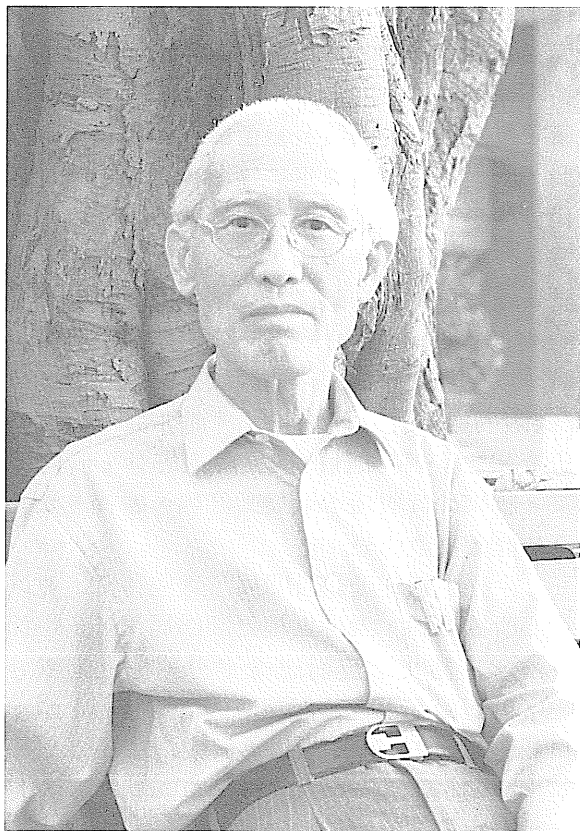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風中蘆葦》是早年少作的舊版重出，前半部盡是未完成的詩行改作的散文，呈現了夢幻年華的浪漫詩情；後半部的寫作場景多在異域，記錄了去國遊子的愁苦和不堪。《夢的終點》書寫了一則則關乎革命的夢，在今天儼然成爲青春與熱情的見證，從中可以輕易讀出年輕的他如何無悔地燃燒著自己。《時間長巷》是近五年來散文的結集，交遊於政治的台北和學術的台中，其間的衝突／辯證，看得見陳芳明由撕裂到癒合的靈魂。至於《掌中地圖》，則是拋開了國族情感與道德框架，大膽地檢視流淌著愛慾生死意念的官能和肉體；對一個知識淵博、飽經生命霜雪的公眾人物來說，這是最難得的勇氣與挑戰。

散文之外，陳芳明今年交出的歷史論述同樣鏗鏘有力。《左翼台灣》記錄了殖民地時期文學運動的歷史，《殖民地台灣》則是書寫日據時期左翼運動系譜，兩者相當程度地填補了台灣研究的空缺。不過，相較於散文集是對自己前半生的心情交待，史論彷彿預示學者陳芳明新的開展可能。雖然他並不忘情於散文寫作，但是未來的主力，將會集中在文史論述上。他一再宣告，刻正撰寫的「台灣文學史」，計劃在二十一世紀來臨前發表，相信這會是自葉石濤《台灣文學史綱》問世以來，最讓人引頸企盼的文學史著作。（胡衍南）

余光中： 與永恆拔河



吳奇為攝影

誰也難以想像，這樣一位面容溫文、身形清秀的詩人，以七十高齡仍謬思翩跹，以百川入海的磅礴氣勢，灼灼噴湧熾烈的創作之泉。

重九節前後，全台報紙都刊載著余光中的慶生活動，沸沸湯湯，從高雄辦到台北。近三十名文友合著的祝壽詩文集《與永恆對壘》，與當時正在付梓的回憶錄《茱萸的孩子》，更增錦上添花的熱鬧喜慶。這可是詩人頻頻發射變化球，眾人借力使力投返的迴力球？爲證明老而能狂，余光中早就儲備創作多時，正待此

刻自放煙火，在各家報刊發表新作，並一口氣出版詩集《五行無阻》、散文集《日不落家》、評論集《藍墨水的下游》，與新詩選《余光中詩選(第二卷)》。

年輕時自況「右手寫詩，左手寫散文」，後加上評論與翻譯，構成他「寫作的四度空間」，黃維樑更將編輯之事一併納入，謂為手持「璀璨的五采筆」。余翁不僅手舞多種采筆，每支采筆還煥發多重色澤：詩風歷經格律詩、現代派、新古典主義等多種時期，題材從民族情感到個人情愛，涵蓋廣闊，語言新穎，意象鮮活，既承續傳統，復又創新，別開現代詩新境；散文氣勢磅礴，文字靈動，兼融小說的故事性與詩歌的律動感；其論文亦別樹一幟，以自身閱讀與創作的經驗為基礎，自喻為「探險的船長在寫航海日記，而非海洋學者的研究報告」，將知性的散文融入感性，形同美文，讀來如行雲流水般靈動舒暢，酣暢淋漓，全無僵硬枯索之感。

余光中近作延續且開展了這些特質，並以從心所欲之齡，看待世情更圓融通達，多進而不浸，形諸文字反而想像不盡，加上幽默妙喻，更顯風度脫逸。而深情依舊是詩心之源，寫鶼鶼情深的〈三生石〉，與親情小品〈日不落家〉，那跨越時空的深情，令人動容，亦將跨越時空，令後世深情者同感之。

時空感是余光中的書寫特性，也反映作者本身歷練與胸襟氣度。余光中一生輾轉遷徙，並曾執教國內外多所大學，自謂「大陸是母親，台灣是妻子，香港是情人，歐洲是外遇」，台北與高雄，則是他的雙城記。四處「留情」，源於根深蒂固的鄉愁。他說，地理上的鄉愁，可以靠交通工具獲得抒解；時間上的鄉愁，卻不能歸返。不能歸返，是以成遊魂，日夜追尋。在情感的投注與移轉間，一再地確認與失落。眾人或知，文化鄉愁，是余光中創作的原動力，而那鄉愁之外的鄉愁，寧非詩人

秉性所具的多情？

二十年前，一場鄉土文學論戰，余光中意外捲入其中。多年後，他對此低調處之，卻積極交出一張張創作成績單，「歲月把我漂白了，一頭烏絲化為千萬個鉛字」。他立意與永恆拔河，在回顧與前瞻之際，仍對人生充滿無盡的希望。（莊宣文）